

移动老总备受“信骚扰”，怪谁

浙江移动老总称一天也收 10 多条垃圾短信，很无奈。垃圾短信狂轰滥炸、个人信息被泄露，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移动浙江公司总经理钟天华也不例外。“我最多时候，一天要收到十多条垃圾短信，真是很无奈。”在浙江代表团小组讨论会上，钟天华这么说。(3月10日新民网)

移动老总也备受垃圾短信困扰，一副很无奈很委屈的模样儿。不过，在下并未因此生出同情，反倒有几分“幸灾乐祸”。一个网络调查显示，绝大多数中国的手机用户都遭遇过垃圾短信的骚扰。并且，这

种状况已经持续若干年了，老百姓早就怨声载道了，媒体也屡屡曝光了，可情况却依然如故，且在一定范围内有愈演愈烈之势。难道移动等运营商不清楚吗？难道警方不知道吗？垃圾短信猖獗到这种地步，到底该怪谁？与之相关的企业和管理部门都应反思。

其实，从技术层面而言这并不困难，通过资费清理、规范平台、畅通举报渠道、监控短信发送流量、内外共治等手段全面开展垃圾短信综合整治，完全可以实现让用户免受“信骚扰”。但为何垃圾短信一直

都难以根治呢？个中缘由，除了某些部门的责任问题，更是利益使然——由于短信服务收入是运营商收入的一部分，为了切身利益，运营商对内容、服务提供商管理并不严格，甚至还有纵容之嫌。移动老总吐槽“信骚扰”，更像是“撒娇”或者推卸责任。

媒体上曾经报道过一个极端事例。北京通州的老伯伯夜里频繁收到骚扰短信，一气之下，花 3000 多元购买了“呼死你”设备，见到广告短信号码，一律“呼死”。后来老先生又从网上下载了“呼死你”软件，继续对付这些骚扰电话和短信。一年半的

时间里，他“呼死”了近 2000 个电话号码，却没有一人报警。类似事件一是说明当前垃圾短信已经猖獗到老百姓忍无可忍的地步；二是说明只要动真格，垃圾短信并非不能治理；三是说明相关部门对此打击不力，让一些老百姓对其失去了信心。垃圾短信已成社会公害，而运营商却仍然能拖就拖、不愿自断“财路”。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彻底根治垃圾短信，还需立法部门尽快出台操作性强、可以有效打击垃圾短信的法律法规，靠法律的手段来维护老百姓的权益。(乔志峰)

“乞丐”回乡

西安人李天恩 20 年前南下闯荡，辗转海南等地，因觉得未闯出名堂，钱也没赚到，便一直没脸回家，以至与家人失去联系 18 年。家人苦寻无着，以为其离世。李近年无法打工，只得流落海口街头。日前，幸遇同乡相助，促其返乡。离乡廿载，老母健在，母子相见，抱头痛哭。而李的子女也都成家立业，生活富足，家乡变化更令其恍如隔世。(据《华商报》)

当年项羽率兵攻下秦咸阳，有人劝说关中土地肥沃，又有山河屏障，可建都成霸业。但项王却称富贵不回乡，岂非穿了锦衣华裳在黑夜中行走。于是有了“锦衣夜行”之典故。看来，出外打拼的人都有着衣锦还乡的梦想，古今皆然。只是，“闯天下”成功的因素诸多，尤其现代社会，“闯天下”的内涵早已不同，出门时豪情万丈固然可嘉，但固守不成功就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死理，也大可不必。亲情，永远是人生的生命线。

文/言者 图/春鸣



多替“百姓焦虑”把脉

代表团小组讨论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浙江乔顿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西服整烫工吕华荣讲述了自己的苦辣酸甜：子女在外上学很困难，老人在家照顾不方便，打工挣钱很辛苦，白天焦虑晚上着急。

在人大会议上说出自己的焦虑，没有人觉得不妥，反而赢得了与会代表的共鸣。因为这里本来就是反映群众意愿、倾听百姓心声的场所，百姓工作生活的焦虑，是题中之意。代表的亲身经历和现身说法，本身就是最直接、最现实的表达。

今年政协会上，崔永元委员反映奶制品的质量安全，葛剑雄委员追问考研试题泄露事件，欧阳钟灿委员继续建言 PM2.5 的治理……大家纷纷把民生议题摆在案头，把百姓关切带进会场，让人们感受到了务实求实的好风气。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号准社情民意的脉，真抓实干才有着着力点。从这个意义上，直面百姓的焦虑，是代表委员的履职要求，也是解决百姓切身利益问题的起点。(张洋)

@ 一语惊人 @

“《西游记》里面一共有几个妖怪”
——复旦大学自主招生又现面试题。

出处：浙江在线
“我不光有胸，还有胸怀”
——彭丹谈自己从香港艳星到内地政协委员。

出处：南都周刊
“一个国家如果连自己的儿童都保护不了，那就是国耻”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陈云英谈贵州五男童事件。

出处：中国网
“我就要买这个手机，你不给钱，我就把店砸了，等你过来赔钱”
——重庆 20 岁男子要妈妈给他买手机，否则就砸手机店。

出处：《重庆晚报》
“我是‘裸辞’的，完全没有给自己留后路”
——上海白领放弃两月月薪工作，辞职寻找隐居地。

出处：《新闻晨报》
“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了，你们送我回家吧”
——武汉一男子报警谎称被盗，想蹭警车免费回家。此前已有三次相同报警记录。

出处：《武汉晚报》
“这场婚礼只是仪式，不具有法律效力”
——南非 8 岁男孩娶 61 岁老妇，当众交换戒指并接吻。男孩母亲称只是仪式。

出处：《环球时报》
“你虽然不是雷锋，但也是好心人。这钱给你”
——上海醉酒男子拒绝路人送其回家，塞 320 元钱叫对方走开。

出处：《新闻晚报》
“让她步行到前方收费站时，再让她上车，以治治她的唠叨”
——山东男子嫌女友唠叨，在河南高速公路段将其丢在服务区。经民警劝说和好。

出处：《大河报》

◎木梓 辑

少讲“体面”多赢“脸面”

座驾比排量、应酬比阔气、出行讲排场……究竟有多少这样的行为在刺痛公众神经？正在召开的两会上，一些地方和部分干部片面追求“面子”的做法引发热议。一些代表委员带来了百姓的呼声：过分追求“体面”，往往丢了自己脸面；少一些浮华和攀比，更赢得尊重和信任。

这是一些人们耳熟能详的事实：有的地方不顾当地财力，无视学校的危房，却将政府办公楼盖得富丽堂皇，美其名曰“展示地方形象”；有的城市，每逢重大庆

典、领导视察就大肆“化妆美容”，主干道旁的建筑被粉刷一新，全不顾小巷深处的脏乱差……

和一些地方建设和发展中的虚荣相比，部分领导干部对排场和体面的追求更让公众如鲠在喉，引起越来越强烈的质疑：办公室装修日趋豪华，最好还带卧室茶室；出入排场越来越大，前呼后拥，有人打伞有人拎包；专车不仅要进口品牌，更要排量大的；参加活动需红毯铺地；出差必享受贵宾待遇和头等舱……林林总总的“体面”和

“威风”，令群众深恶痛绝。

值得欣喜的是，这一现象日益引起各方警惕和重视。尤其在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轻车简从、务实简朴多了，铺张浪费、形式主义少了。

人们衷心希望，奢华攀比、追求“体面”的习气渐行渐远，务实简朴的新风能不断劲吹。同时期望加大监督力度，对那些挥霍浪费、追求享受，甚至欺上瞒下、弄虚作假的干部，应坚决处理。

(新华社记者 王研)

捐款缩水

收到。近日，经当地媒体初步调查，捐款严重缩水的事实为真。(3月10日《深圳卫视》)

据报道，阮燕婷的妈妈，是在“手拉手”助学活动中，一对一资助陈小喜的。可以想见，所谓“一对一”绝非是“点对点”(直接汇款给孩子监护人)的方式，而要经项目组织方、校方等多个环节中转。恰是在此背景下，才会发生“捐款缩水”之事。

值得注意的细节是，陈小喜反映，“当时班上有四五个同学接受了深圳好心人的捐助，到手的都只有 40 块”。由之可见，捐款的大额缩水，并非是个别人一时起意所为，而是与某一长久存在的“规则漏洞”有关……的确，公众更愿意将此事归因于少数“贪婪者”与“制度后门”的一拍即合，而

不是源于“制度”本身的“合法”抽成与盘剥。

陈小喜的遭遇，终究还是“旧有慈善模式”的产品。客观地说，随着时间流逝，慈善领域已然发生了些极为深刻的积极变化。然而，纵使走上了正确的变革之路，回望“400 捐款变 40”的荒诞故事，仍极具参照与反思价值。通过此事，公众、职能部门，都该更加坚定一个共识，即建构起更文明的慈善组织方式，是如此的迫切和必要！

在了解陈小喜的故事后，阮燕婷一家表示，“不会放弃做慈善，但今后将更多参与‘亲力亲为’的项目”。——当捐助人的诉求已变，慈善事业的组织方与管理者，更该加速纠偏，拿出更具竞争力的慈善方案来。

文/然玉 图/李宏宇



深圳市民阮燕婷一家自 1993 年始，资助江西一位叫“陈小喜”的学生，直到他初三毕业。后来陈小喜到广东打工，见面聊天时说“谢谢阿姨每学期提供的 40 元生活费”，捐助者顿感惊讶，因为寄给孩子的至少是 400 元！而且写给孩子的信也从未被